



人权理事会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九十届会议(2021 年 5 月 3 日至 12 日)
通过的意见

关于 Karim Tabbou 的第 7/2021 号意见(阿尔及利亚)

1.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系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1991/42 号决议设立。人权委员会第 1997/50 号决议延长了工作组的任期并对其任务作出了明确说明。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第 1/102 号决定,人权理事会接管了人权委员会的任务。人权理事会最近一次在第 42/22 号决议中将工作组的任期延长三年。
2. 工作组依照其工作方法¹,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向阿尔及利亚政府转交了关于 Karim Tabbou 的来文。该国政府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对来文作出答复。该国已加入《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3. 工作组视下列情形下的剥夺自由为任意剥夺自由:
 - (a) 显然提不出任何法律依据证明剥夺自由是正当的(如某人刑期已满或大赦法对其适用,却仍被关押)(第一类);
 - (b) 剥夺自由系因某人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第七、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和第二十一条以及(对缔约国而言)《公约》第十二、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条所保障的权利或自由(第二类);
 - (c) 完全或部分不遵守《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当事国接受的相关国际文书所确立的关于公正审判权的国际规范,情节严重,致使剥夺自由具有任意性(第三类);
 - (d) 寻求庇护者、移民或难民长期遭受行政拘留,且无法得到行政或司法复议或补救(第四类);

¹ A/HRC/36/38.



(e) 剥夺自由违反国际法，因为存在基于出生、民族、族裔或社会出身、语言、宗教、经济状况、政治或其他见解、性别、性取向、残疾或任何其他状况的歧视，目的在于或可能导致无视人人平等(第五类)。

提交的材料

来文方的来文

4. Karim Tabbou 是阿尔及利亚国民，生于 1973 年。他居住在阿尔及尔市 Douera 镇，Tabbou 先生在一所私立学校担任教育顾问，1999 年被任命为社会主义力量阵线第一书记。他还是民主社会联盟的创始人和发言人，该联盟是一个目前尚未注册的政党。

a. 逮捕和拘留

5. 来文方指出，2019 年 9 月 11 日下午 1 时左右，Tabbou 先生在家门口被国内安全总局工作人员逮捕。来文方称，逮捕时没有出示逮捕证。Tabbou 先生被带到阿尔及尔的 Antar 拘留中心，在那被警方拘留了 24 小时，无法行使与律师联系以便在羁押期间获得法律援助并质疑对他的拘留的合法性的权利。来文方明确指出，Tabbou 先生曾要求联系他的律师。

6. 来文方表示，在被拘留期间，Tabbou 先生在有损尊严的条件下受到审讯，因为他遭到辱骂、殴打和威胁。

7. 2019 年 9 月 12 日拘留结束时，Tabbou 先生被带见 Kolea 法院的检察官，被指控犯有“以任何方式危害国家领土完整”罪和“以任何方式煽动采取行动并阻碍交通，以期损害国防”罪。检察官要求调查法官展开司法调查。此时，Tabbou 先生得以见到他的律师，但仍没有机会与他讨论案件。在 Kolea 法院的这些诉讼构成了第一起案件。

8. 同日，Kolea 法院第一调查分庭的调查法官根据拘留令对 Tabbou 先生进行了审前拘留。Tabbou 先生的律师就拘留令向 Tipaza 法院的起诉分庭提出上诉。

9. 2019 年 9 月 25 日，在 Tabbou 先生的律师对拘留令提出上诉并在两次释放请求被拒绝后，在 Tipaza 法院起诉分庭的司法监督下，Tabbou 先生获释。

10. 来文方解释说，虽然 Tipaza 法院起诉分庭下令释放 Tabbou 先生，但他的自由受到司法监督程序下的某些条件的约束，包括禁止参加集会和发表公开言论。Tabbou 先生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离开了 Kolea 监狱。

11. 2019 年 9 月 26 日，距 Tabbou 先生获释不到 24 小时，国内安全总局人员在没有出示逮捕证的情况下进入他家，再次逮捕了他。同日，他被带见阿尔及尔 Sidi M'Hamed 法院的检察官，检察官根据《刑法》第 74 条指控他“以损害国防为目的煽动暴力行动”，根据《刑法》第 79 条指控他“通过制作并在社交网络上传播视频，危害国家领土完整”，要求调查法官展开司法调查。这些程序构成了第二个案例。

12. 来文方解释说，两起案件基于相同的事实，但采用了不同的法律定性。来文方称，这些事实包括 2019 年 5 月 8 日 Tabbou 先生在 Kherrata 镇纪念 1945 年 5 月 8 日事件期间发表的公开言论。据称，Tabbou 先生在讲话中谴责了军队最高指挥官对政治的干预，并谴责称，士兵的生活条件与军队将领相差甚远。

13. 2019 年 9 月 26 日，Sidi M'Hamed 法院第十分庭调查法官下令将 Tabbou 先生审前拘留在 Kolea 监狱。调查法官还推迟了 Tabbou 先生的庭审，据说是因为他的律师不在场。

14. 同日，Tabbou 先生的律师对审前拘留令提出上诉。然而，2019 年 12 月 2 日，阿尔及尔法院起诉分庭驳回了这一上诉，维持了 2019 年 9 月 26 日的拘留令。2020 年 1 月 20 日，Sidi M'Hamed 法院第十分庭调查法官下令延长对 Tabbou 先生的审前拘留。他的律师对这一命令再次提出上诉。2020 年 1 月 29 日，该上诉被驳回，延长拘留的命令得到了确认。

15. 2020 年 1 月 23 日，Sidi M'Hamed 法院第十分庭调查法官下达命令，将 Tabbou 先生移交刑事法院审判。检察官对该命令提出上诉；然而，2020 年 2 月 12 日，阿尔及尔法院起诉分庭驳回了这一上诉并维持了移交令。同时，该法院驳回了辩方提出的保释 Tabbou 先生的请求。

16. Sidi M'Hamed 法院刑事分庭于 2020 年 3 月 4 日对 Tabbou 先生的案件进行了审理，并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作出裁决。他被判犯有危害国家完整罪，被判处 1 年徒刑，缓刑 6 个月，罚款 50,000 阿尔及利亚第纳尔。

17. 原则上，Tabbou 先生应在服完该刑期的非缓刑部分，即 6 个月徒刑后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出狱；然而，Sidi M'Hamed 法院的检察官和辩方对他的判决提出质疑。2020 年 3 月 25 日，阿尔及尔上诉法院将 Tabbou 先生的缓刑部分改为非缓刑监禁，并将他送回监狱。

18. 来文方指出，直到上诉庭审当天上午，司法当局才将庭审日期告知 Tabbou 先生的律师。此外，律师直到庭审已经开始后才偶然听说这次庭审。

19. 来文方称，在庭审当天，在法官拒绝了 Tabbou 先生因辩护律师不在场而提出的推迟审理的请求后，Tabbou 先生当场昏倒，不得被送往医务室。当他的律师赶到时，他们要求法官考虑到委托人的健康状况推迟审理，并给他们时间做准备。他们还指出，Tabbou 先生的案卷中没有法律规定所要求的一审判决书的副本。

20. 法官驳回了推迟审判的请求。因此，Tabbou 先生的律师决定抵制在 Tabbou 先生缺席(因为他晕倒后留在了医务室)的情况下举行的庭审。上诉法院当天晚些时候在 Tabbou 先生及其律师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了裁决；它维持了有争议的判决，延长了最初的刑罚，将其改为不包括缓刑的一年徒刑。

21. 第一起案件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举行了第一次庭审，随后定于 2020 年 4 月 6 日举行另一次庭审。2020 年 4 月 6 日，Tabbou 先生被带到 Kolea 法院，审理他的第一起案件；然而，应 Tabbou 先生律师的请求，法院将对他的审判推迟到 2020 年 4 月 27 日，原因是他的健康状况和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造成的公共卫生紧急状况。审判随后于 2020 年 6 月 1 日、6 月 29 日、9 月 14 日、10 月 26 日、11 月 16 日和 11 月 30 日多次推迟。

22. 来文方报告说，Tabbou 先生在拘留期间在没有任何合法理由的情况下被单独监禁，来文方认为，这构成了残忍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23. 2020 年 7 月 2 日，Tabbou 先生被阿尔及尔法院第五刑事分庭审前释放，等待对第一起案件的审判和对第二起案件的定罪提出的上诉。

b. 法律分析

24. 来文方认为，对 Tabbou 先生的逮捕和拘留是任意的，因为它们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九、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九条以及《公约》第九、第十、第十四条第三款(丑)项和第十九条。

25. 来文方指出，Tabbou 先生的自由权受到侵犯，他在被捕时被告知被捕原因、得到律师协助和质疑警方拘留他的合法性的权利也受到侵犯。

26. 来文方还称，Tabbou 先生在国内安全总局 Antar 拘留中心被拘留期间，受到人道待遇和人格尊严受到尊重的权利遭到了侵犯，他在那里遭到辱骂、威胁和殴打。导致这一侵权行为的另一个情况是，在阿尔及尔上诉法院 2020 年 3 月 25 日的上诉庭审上，刑事分庭主审法官拒绝给 Tabbou 先生时间准备辩护，导致他晕倒。

27. 来文方称，Tabbou 先生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也遭到了侵犯，因为他在被警方拘留期间和上诉庭审期间被剥夺了法律援助，当时，尽管 Tabbou 先生的律师没有被告知庭审日期，而且 Tabbou 先生因为晕倒而缺席，但刑事法庭主审法官拒绝推迟审判。

政府的答复

28. 2021 年 1 月 13 日，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关于 Tabbou 先生的来文。工作组请该国政府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前提供关于 Tabbou 先生的详细资料。

29. 该国政府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作出了答复。该国政府在答复中解释说，2019 年 2 月阿尔及利亚发生了一些事件，在希拉克运动的背景下，民众对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可能的第五个总统任期提出反对，在这些事件后，Tabbou 先生成为这一抗议运动的积极分子，参加了民众举行的各种和平游行，组织公众集会，并参加电视节目。

30. 然而，在一次公开演讲中，Tabbou 先生发表了煽动叛乱和非暴力反抗国家机构，特别是国家军队的言论。这使他的演讲成为了犯罪行为。

31. 在三段公开的录音中，可以听到 Tabbou 先生针对国家人民军发表有倾向性的言论，试图让公众舆论反对国家人民军。最严重的言论是他在 Kherrata 镇纪念 1945 年 5 月 8 日事件的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言论，他在会上煽动青年军官反抗上级，以引发体制变革。该国政府还提到，可以听到 Tabbou 先生在 2019 年 5 月 17 日的一段录像中发表的言论，他对驻扎在边境的青年士兵发表讲话，通过操纵手段加剧他们的感受，试图让他们相信，他们的上司对他们的轻视使他们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他说：“我在对我们位于利比亚和撒哈拉边境的可怜士兵讲话，他们没有汽车，也没有财产……他们没有见过游泳池，也没有……”政府称，这些话显然是蓄意破坏国家军队的稳定，在士兵与军队高层之间制造不信任。

a. 两次审判

32. 政府称，对 Tabbou 先生进行了司法调查，根据警方报告和录像证据，最终证实了调查记录中指出的犯罪行为。2019 年 9 月 26 日，Tabbou 先生被带见 Sidi M'Hamed 法院检察官，检察官对他提起诉讼，分别根据《刑法》第 74 条和第 79 条，以“损害国防”和“危害国家领土完整”的指控下令启动司法调查。

33. Tabbou 先生被带见检察官的当天，一名调查法官对他进行了初步听证，该法官宣读了对他的指控，并告知了他享有的权利。Tabbou 先生的陈述被记录在听证记录后，法官下令将他还押候审。在司法调查结束时，调查法官下令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将被告交由刑事法院审判。检方对这一命令提出上诉，但阿尔及尔法院起诉分庭在 2020 年 2 月 12 日的决定中确认了这一命令。

34. 该案于 2020 年 3 月 4 日交由 Sidi M'Hamed 刑事法院审理，该法院在审议后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作出判决，判处 Tabbou 先生 1 年徒刑，缓刑 6 个月，罚款 50,000 阿尔及利亚第纳尔，罪名是传播颠覆性视频破坏国家安全，但免除了他损害国防的指控。被告和检方对这一判决提出上诉，因此案件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提交阿尔及尔法院刑事分庭审理。刑事分庭对上诉的裁决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定罪，并将刑罚增加到不包括缓刑的一年徒刑。检方和辩方均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根据 2020 年 7 月 2 日的决定，Tabbou 先生被释放，等待最高法院对此上诉作出裁决。

35. 政府指出，Kolea 法院(Tipaza 法院)的另一诉讼也涉及到 Tabbou 先生，事实可追溯到 2019 年 3 月，当时 Tabbou 先生公开攻击阿尔及利亚军队，指控参谋长和高级军官与腐败有牵连。

36. Kolea 法院检察官对 Tabbou 先生提起诉讼，并要求对下列指控展开司法调查：《刑法》第 74 条和第 79 条所述的“损害国防”和“危害国家领土完整”。在听取了 Tabbou 先生的陈述后，调查法官下令对他进行审前拘留；然而，Tabbou 先生对这一命令提出上诉，起诉分庭下令释放他。

37. Kolea 刑事法院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作出判决，宣布对 Tabbou 先生的损害国防罪指控不成立，但以危害国家领土完整罪判处他 1 年缓刑和 100,000 阿尔及利亚第纳尔罚款。对这一判决提出了上诉，该案件被 Tipaza 法院刑事分庭列入审理目录，将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审理。

b. 对 Tabbou 先生的逮捕

38. 政府强调，Tabbou 先生从未因政治活动而被捕。相反，Tabbou 先生多年来一直活跃在阿尔及利亚政治舞台上，一直反对公共当局，从未受到任何限制性措施的影响。意见自由和多元化是阿尔及利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表达、集会、结社和行动自由一起被提升为宪法权利。

39. 政府称，2019 年 3 月至 8 月期间，Tabbou 先生参加了阿尔及利亚希拉克运动背景下的大量公众活动，组织了公众集会、演讲和会议。然而，在其中一次活动中，他蓄意攻击和诽谤阿尔及利亚军队，并在 Kherrata(Kherrata 镇因在 1945 年 5 月事件中遭受殖民镇压致使数千人死亡而闻名)举行的 1945 年 5 月 8 日事件纪念活动之际，煽动青年军官叛变，在军队中制造一个“希拉克运动”。其讲话录音在诉讼中被提交为证据，在庭审期间，Tabbou 先生从未否认发表了这一讲话。他还被指控发表了其他公开言论，这些言论以国家军队为目标，在社交网络广为传播，这些言论试图破坏军队的稳定，特别是在 2019 年 5 月 10 日的一次演讲中。根据阿尔及利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 Tabbou 先生的刑事起诉在法律上是合理的，因为他的言论构成应受法律惩罚的罪行。

40. 警方对 Tabbou 先生的逮捕是在检方的严格监督下进行的，完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Tabbou 先生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上午 9 时 30 分被捕后，被带

到警察局，进行听证记录。同日，Tabbou 先生在没有被拘留的情况下被带见检察官，检察官要求对他进行司法调查，并将他的案件移交给调查法官，调查法官命令对 Tabbou 先生进行审前拘留。由于 Tabbou 先生被捕后没有被警方拘留，因此没有必要适用《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警方拘留期间保障措施的规定。

41. 关于就本案提出的指称，Tabbou 先生及其律师都没有向法官报告在初步调查期间有任何虐待或超出时限的情况。

c. 审判符合国际标准

42. 对 Tabbou 先生的两次审判——一审和上诉——符合国际刑事诉讼标准，因为他根据《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享有的所有权利都得到处理他案件的法官的尊重和严格维护。

43. 政府声称，司法调查阶段没有程序缺陷，因为 Tabbou 先生及其律师都没有报告任何此类违规行为。代表 Tabbou 先生辩护的所有 55 名律师都可以参与诉讼程序，这使他们能够在每一轮询问中协助当事人。没有人向审理此案的法院提出要求撤销诉讼。此外，调查法官在没有用尽法律允许的全部审前拘留期的情况下结束了调查。

44. 审判是在调查结束后不久举行的，因为案件是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登记的，法律规定移交审判的被拘留者案件的登记期限为一个月。起诉分庭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确认调查法官 2020 年 1 月 23 日的移交令后，庭审最初定在 2020 年 3 月 4 日；然而，应 Tabbou 先生律师的请求，法官将庭审推迟至 2020 年 3 月 11 日。诉讼期间遵守了所有程序规则。举行了一次公开庭审，其间法官当着被告律师的面通知了对被告的指称和指控，所有律师都在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后发言。律师们援引了 13 项辩护，法院在其判决理由中对所有这些辩护都作了回应。检方要求判处 Tabbou 先生 4 年徒刑，但法院判处他 1 年徒刑，缓刑 6 个月。双方均对这一判决提出上诉。

45. 政府报告说，上诉是完全按照《刑事诉讼法》第 429 条在阿尔及尔法院登记的，该条规定登记被拘留者上诉的最长时限为提交上诉之日起两个月。Tabbou 先生的上诉审判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举行，正值 COVID-19 疫情的蔓延，这严重扰乱了司法系统。必须保护被传唤出庭的被拘留者以及在运送过程中陪同他们的警察和监狱工作人员的健康，避免不合理的往返。因此，审判法院法官系统地拒绝了不合理的推迟审判的请求，例如就 Tabbou 先生的上诉提出的请求。

46. 刑事分庭的法官认为推迟审判是不合理的，因为被告及其律师都在场，他的律师从一开始就对案件了如指掌。Tabbou 先生在接受主审法官询问时假装晕倒，以迫使推迟庭审；这显然令法院不满，法院立即请了一名医生来评估他的健康状况。当时，审判程序正在顺利进行，法官们已经开始讯问，法院认为庭审不能推迟。Tabbou 先生拒绝返回法庭。《刑事诉讼法》第 347 条允许法官在被告拒绝继续参与诉讼的情况下对席审判。Tabbou 先生的律师出席了庭审，甚至提出了请求，但法院认定这些请求毫无根据。庭审结束时，刑事分庭在公开法庭上作出裁决，维持定罪，并将刑期增加到不包括缓刑的一年徒刑，尽管检方要求的判决与一审时提出的相同，即 4 年徒刑和 100,000 阿尔及利亚第纳尔罚款。

d. 拘留条件

47. 政府指出, Tabbou 先生享有作为还押囚犯应享有的所有权利, 能够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他在拘留期间没有受到虐待, 他或他的律师没有提出这方面的申诉就证明了这一点。

48. 政府称, 按照《监狱组织法》的规定, Tabbou 先生的家人每两周探视一次。自从他被监禁以来, 他每天(星期五除外, 星期五是阿尔及利亚的假日)都得到律师的探视。Tabbou 先生像其他被拘留者一样得到适当的食物, 并有时间娱乐和阅读。他没有被单独监禁, 他的律师每日早晚都能探视他就证明了这一点。单独监禁是法律规定的纪律措施, 用于不遵守拘留规则的囚犯。

49. 此外, Kolea 监狱的管理人员严格监测 Tabbou 先生的健康状况。与所有其他被拘留者一样, 他定期接受各种医务人员的体检。Tabbou 先生还接受了专门检查, 特别是在阿尔及尔法院 2020 年 3 月 24 日的庭审上他假装晕倒之后。他接受了三名心脏病学和内科医学教授的一系列检查。正如医疗报告所证明的那样, 这些检查没有发现任何令人担忧的异常情况。Tabbou 先生于 2020 年 7 月 2 日获释。

来文方提交的补充评论

50. 来文方驳斥了政府的说法, 政府不诚实地解释了 Tabbou 先生关于阿尔及利亚士兵生活条件的陈述, 该陈述属于他自由表达对公共事务的意见的权利。《公约》第十九条保障和平批评领导人和机构的合法性, 包括军队及其领导人的合法性的权利。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 缔约国不得禁止对军队或行政管理部门等机构提出批评。² Tabbou 先生从未在军队内部煽动或号召叛乱; 他表达了自己对驻扎在阿尔及利亚边境的普通士兵的生活条件的理解, 并呼吁政治领导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这是一个政党领袖的作用。

51. 尽管政府以《刑法》第 74 条和第 79 条为由拘留了 Tabbou 先生, 但并没有证明对他的定罪符合《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 没有证明定罪符合严格的必要性和相称性标准。

52. 来文方重申, Tabbou 先生在被捕时被告知被捕原因的权利受到侵犯。他在被警方拘留期间联系律师的权利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便法院能够毫不拖延地决定对他的拘留是否合法的权利也受到侵犯。Tabbou 先生在国内安全总局 Antar 拘留中心被拘留期间遭到殴打, 包括被戴上手铐时脸部和腹部遭到拳击。尽管 Tabbou 先生在一审法院的庭审上在检察官在场的情况下报告了这些酷刑行为, 但政府没有启动公正和迅速的调查。

53. 来文方回顾说, 2020 年 3 月 25 日, 即 Tabbou 先生应被释放的前一天, 监狱工作人员通知他, 他将接受上诉审判, 并将他带到阿尔及尔上诉法院。因此, 他在庭审当天才得到通知, 因而被剥夺了得到充分时间准备上诉辩护的权利。政府在答复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审判日之前很久就通知了 Tabbou 先生庭审日期。

54. 当他要求获得准备辩护的时间和结束监禁的机会被拒绝时, Tabbou 先生感到严重的不公正, 以至于晕倒在地。他被带到医务室接受治疗和检查。政府在答

² 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2011 年), 第 38 段。

复中指称，Tabbou 先生假装晕倒，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因为只有政府监狱管理部门才能查阅他的医疗档案。Tabbou 先生在监禁期间被单独监禁。他的律师试图通过定期(但不是每天)探视来结束这种监禁，这与政府的说法相反，政府也没有提供这些所谓的每日探视的证据，因为只有监狱管理部门才掌握探视登记册。

55. 来文方确认，Tabbou 先生于 2020 年 7 月 2 日被临时释放，等待最高法院对他的上诉作出裁决。

讨论情况

56. 工作组感谢双方的合作。

57. 首先，工作组认为必须澄清，本案涉及对 Tabbou 先生的两项刑事诉讼：

(a) 第一项诉讼涉及的指称是：Tabbou 先生于 2019 年 3 月公开攻击阿尔及利亚军队，指控高级军官涉嫌腐败，这种做法违反了《刑法》第 74 条和第 79 条。来文方称，Tabbou 先生因此事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被捕，但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在司法监督下获释。政府指出，2020 年 12 月 7 日，Tabbou 先生因危害国家领土完整被判处 1 年缓刑和 100,000 阿尔及利亚第纳尔罚款。检方提出上诉，该案定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进行庭审。³

(b) 第二项诉讼涉及的指称是，Tabbou 先生于 2019 年 5 月 8 日在 Kherrata 镇发表公开言论，据称意在煽动青年军官反叛，从而破坏军队稳定，这种做法违反了《刑法》第 74 条和第 79 条。Tabbou 先生谴责士兵的生活条件比高级军官差。2020 年 3 月 11 日，Tabbou 先生被判处 1 年监禁，缓刑 6 个月，并罚款 50,000 阿尔及利亚第纳尔。经上诉后，这一判决被改为不包括缓刑的一年徒刑。控辩双方都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Tabbou 先生于 2020 年 7 月 2 日获释，等待对上诉的裁决。

58. 作为初步事项，工作组欢迎 Tabbou 先生于 2020 年 7 月 2 日获释，等待对上诉作出裁决。根据其工作方法第 17(a)段，尽管有关人员已获释，工作组仍可提出意见。Tabbou 先生似乎仍有可能因两次诉讼再次被拘留，这取决于上诉的结果。此外，据称 Tabbou 先生的人权受到严重侵犯。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决定提出本意见。

59. 在确定对 Tabbou 先生的拘留是否是任意拘留时，工作组考虑到了其判例中为处理证据问题而确立的原则。在来文方已出示初步证据证明缔约国违反国际规定构成任意拘留时，政府如要反驳指控，则应承担举证责任。政府仅仅是坚称遵循了法律程序，并不足以反驳来文方的指控。⁴

60. 在本案中，工作组注意到政府的陈述，即对 Tabbou 先生的诉讼完全符合阿尔及利亚法律，包括《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然而，即使拘留是根据国家立法进行的，工作组也必须评估立法的适用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法。⁵

³ 工作组没有收到关于这一上诉结果的进一步资料。

⁴ A/HRC/19/57, 第 68 段。

⁵ 第 5/2020 号意见，第 71 段；第 65/2020 号意见，第 70 段。

第一类

61. 来文方称，Tabbou 先生因第一次诉讼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被捕。据来文方称，国内安全总局的工作人员在 Tabbou 先生家门口逮捕了他，但没有出示逮捕令。此外，来文方称，当 Tabbou 先生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因第二次诉讼在家中再次被国内安全总局工作人员逮捕时，他们也没有出示逮捕令。来文方指出，Tabbou 先生被告知逮捕原因的权利也受到侵犯。

62. 政府在答复中没有提到 2019 年 9 月 11 日至 25 日对 Tabbou 先生的任何初次拘留，也没有回应关于两次逮捕都没有出示逮捕证的指称。关于第二次诉讼，政府指出，当 Tabbou 先生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被带见法官时，他被告知对他的指控和被指控的行为。然而，工作组强调，在庭审期间被告知指控与在逮捕时被告知逮捕理由是不同的。

63. 根据《公约》第九条第一款，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之自由。在本案的两次诉讼程序中，Tabbou 先生据称于 2019 年 3 月和 5 月发表公开言论几个月后在家中被捕。逮捕似乎不是在犯罪现场实施的，在犯罪现场实施逮捕才不需要逮捕令。⁶ 因此，工作组认为，来文方提供了可信的证据，表明 Tabbou 先生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两次被捕，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一款，政府没有对这一证据提出异议。⁷

64. 《公约》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任何被逮捕的人在被捕时应被告知逮捕的理由。在政府没有提供相反资料的情况下，工作组认为，Tabbou 先生在两次逮捕时都没有被告知逮捕的原因，因此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二款。如果在没有告知被捕者逮捕原因的情况下执行逮捕，则逮捕是任意的。⁸

65. 来文方还称，Tabbou 先生在被警方拘留期间被剥夺了质疑拘留合法性的权利。来文方称，在第一次诉讼中，Tabbou 先生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第一次被捕后，被警方拘留了 24 小时。2019 年 9 月 12 日，Tabbou 先生被带见检察官，接受指控，然后被带见 Kolea 法院法官，法官下令对他进行审前拘留。关于第二个诉讼程序，Tabbou 先生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被捕，同日被带见 Sidi M'Hamed 法院法官，法官下令对他进行审前拘留。在第二次诉讼中进行审前拘留之前，他没有被警方正式拘留。

66. 正如人权事务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48 小时通常足以满足《公约》第九条第三款关于在被拘留者被捕后被“迅速”带见法官的要求；超过 48 小时的任何拖延都必须绝对是例外，而且根据当时情况应当是有道理的。⁹ 此外，向法院提起诉讼以根据《公约》第九条第四款确定拘留合法性的权利原则上适用于从逮捕时起，被拘留者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对拘留提出第一次质疑的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¹⁰ 工作组无法同意来文方关于 Tabbou 先生根据《公约》第九条第三和第

⁶ 第 9/2018 号意见，第 38 段。

⁷ 见第 46/2018 号意见、第 44/2019 号意见和第 45/2019 号意见。

⁸ 第 16/2020 号意见，第 60 段；第 46/2020 号意见，第 40 段。

⁹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33 段。

¹⁰ 同上，第 42 段；另见《联合国与任何被剥夺自由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有关的补救措施和程序的基本原则和准则》(A/HRC/30/37)，附件，原则 7 和准则 7。

四款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的说法。在这两组诉讼中，Tabbou 先生都被带上法庭，对拘留他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这发生在《公约》规定的时限内。

67. 工作组认为，在针对 Tabbou 先生的两次诉讼中，没有向他出示逮捕令，也没有说明逮捕理由。因此，对他的拘留属于第一类任意拘留。

第二类

68. 来文方称，Tabbou 先生因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和《公约》第十九条规定的意见和表达自由权而被拘留。来文方称，针对 Tabbou 先生的两次诉讼都基于他于 2019 年 5 月 8 日在 Kherrata 镇纪念 1945 年 5 月 8 日事件时发表的公开言论。Tabbou 先生谴责军队高层指挥官对阿尔及利亚政治的干预，他还谴责称，与军队高级军官相比，士兵的生活条件很艰难。

69. 政府在答复中提及 2019 年 3 月在 Kolea 法院对 Tabbou 先生提起的第一次诉讼，据称他在陈述中攻击阿尔及利亚军方，指控参谋长和高级军官涉嫌腐败。该国政府称，Tabbou 先生的言论违反了《刑法》第 74 条和第 79 条，并指出他从未否认发表过此类言论。来文方没有提到 Tabbou 先生关于军队腐败的任何言论。

70. 此外，该国政府称，在第二次诉讼中起诉 Tabbou 先生的依据是他 2019 年 5 月 8 日在 Kherrata 发表的意在煽动和破坏军队稳定的言论，以及 Tabbou 先生 2019 年 5 月 17 日发表的其他言论。政府称，2019 年 5 月 17 日，Tabbou 先生在一段录像中向驻扎在边境的年轻士兵发表讲话，强调了他们面临的不公正，他说：

“我在对我们位于利比亚和撒哈拉边境的可怜士兵讲话，他们没有汽车，也没有财产……他们没有见过游泳池，也没有……”。政府称，这些话显然是 Tabbou 先生在蓄意破坏国家军队的稳定，在士兵与军队高层之间制造不信任。

71. 《公约》第十九条第二款保障表达自由权。这项权利包括政治言论、关于公共事务的评论和人权讨论，并保护一切形式的影音表达形式。¹¹ 它保护表达意见，包括批评或不符合政府政策的意见。¹² 缔约国不得禁止对军队等机构提出批评。¹³

72. 因此，工作组认为，Tabbou 先生的行为，即他关于军队腐败和士兵生活条件的言论，属于《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和《公约》第十九条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的范围，他因和平行使这项权利而被拘留。Tabbou 先生是民主社会联盟的创始人和发言人，也是希拉克运动中著名的反对派人物。工作组多次确定，和平批评军方的政党领导人和其他人士这样做是合法行使根据国际人权法享有的表达自由权。¹⁴

73. 此外，对 Tabbou 先生采取的措施表明，他被拘留不仅是因为行使表达自由，还是为了防止他继续这样做。工作组提及来文方的指称，即在第一次诉讼中，Tabbou 先生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获得释放的条件是他不参加集会或发表公开言论，政府未对该指称提出异议。来文方称，Tabbou 先生在获释后不到 24 小

¹¹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第 11 和第 12 段。

¹² 第 15/2020 号意见，第 65 段；第 16/2020 号意见，第 68 段。

¹³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第 38 段。

¹⁴ 见第 4/2019 号意见和第 37/2020 号意见。

时，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因第二次诉讼再次被捕。在政府没有作出其他解释的情况下，再次逮捕 Tabbou 先生表明当局决心将他拘留。此外，Tabbou 先生在第二次诉讼中被判处 1 年徒刑，缓刑 6 个月，服刑期满后，应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获释。然而，在他获释的前一天，经上诉，刑期被改为不包括缓刑的一年徒刑，相当于一审判决的两倍，这导致他被继续监禁。

74. 此外，工作组认为，Tabbou 先生被起诉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政党的领导人，就与军方有关的公共利益问题发表了言论。Tabbou 先生因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和《公约》第二十五条(子)项规定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而被拘留。¹⁵

75.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和第二十五条规定的限制适用于本案。工作组不认为起诉 Tabbou 先生是为了保护这些条款意义上的合法利益所必需的，也不认为对他的拘留和判决与其活动相称。工作组注意到政府的论点，即在第二次诉讼中，上诉法院没有同意检方判处 Tabbou 先生 4 年徒刑的请求。然而，政府没有证明上诉判决，即将包括缓刑的处罚改为不包括缓刑的一年徒刑是对 Tabbou 先生关于公共利益问题的和平言论的相称回应。

76. 必须强调的是，没有证据表明 Tabbou 先生对军队的批评构成直接或间接呼吁暴力，或对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构成威胁。Tabbou 先生的言论可能引起了军官的不满，甚至可能在军队内部引发处理腐败和改善生活条件等问题的变革。然而，工作组认为，关于士兵生活条件的言论并不涉及与部队所在地或其部署性质有关的任何事项，因此认为这不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此外，虽然 Tabbou 先生的言论是在 1945 年 5 月 8 日纪念活动等重要场合发表的，但工作组认为，他的言论没有煽动叛乱，没有试图破坏军队稳定，也没有构成有理由限制他的权利的任何威胁。任何其他解释都会对在民主话语背景下和平批评或质疑军队及其管理层等机构的人产生重大威慑效果。¹⁶

77. 应当强调的是，政府没有声称，限制 Tabbou 先生的表达自由是根据《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所必需的。虽然 Tabbou 先生据称在 2019 年 3 月发表的关于腐败的言论似乎具体指的是参谋长，但政府没有暗示该言论诽谤了任何个人。无论如何，诽谤的补救办法在于提起诽谤民事诉讼。监禁从来不是对诽谤的适当惩罚，也绝不符合表达自由。¹⁷

78. 工作组得出结论认为，对 Tabbou 先生的拘留是由于他和平行行使意见和表达自由权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这种拘留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以及《公约》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五条(子)项。因此，对他的拘留属于第二类任意拘留。工作组将本案移交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

79. 合法性原则要求制定足够精确的法律，以便个人能够查阅和理解法律，并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¹⁸ 政府在答复中提交了阿尔及利亚《刑法》第 74 条和第 79

¹⁵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1996 年)，第 8 段。另见第 36/2020 号和第 42/2020 号意见。

¹⁶ CCPR/C/DZA/CO/4，第 43-44 段。

¹⁷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第 47 段；第 37/2020 号意见，第 56 段。

¹⁸ 第 41/2017 号意见，第 98-101 段。

条的摘录。第 74 条惩罚任何“旨在损害国防”的行为，而第 79 条惩罚任何旨在“危害国家领土完整”的行为。这些规定不够详细，可能会禁止和平行使权利，就像在本案中一样。对 Tabbou 先生的行为适用这种含糊和过于宽泛的规定加强了工作组关于他的拘留属于第二类任意拘留的结论。

第三类

80. 鉴于工作组得出结论认为对 Tabbou 先生的拘留属于第二类任意拘留，工作组强调不应进行任何审判。

81. 来文方称，2019 年 9 月 11 日，警方拘留了 Tabbou 先生 24 小时，不允许他与律师联系，尽管他曾要求这样做。Tabbou 先生在 2019 年 9 月 12 日被带见检察官时才被允许会见他的律师，但他当时无法讨论他的案件。政府指出，Tabbou 先生和他的律师都没有指出存在任何违反程序的行为，而他们根据《刑事诉讼法》有权这样做。

82. 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都有权在拘留期间的任何时候，包括在被捕后立即获得自己选择的律师的法律援助，应立即提供获取这种援助的机会。¹⁹ 在警察拘留期间，不允许 Tabbou 先生与其律师联系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丑)项与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系的权利。

83. 此外，来文方称，在 Tabbou 先生被警方拘留在阿尔及尔 Antar 拘留中心期间，当局侵犯了他受到人道待遇和人格尊严受到尊重的权利。来文方称，在此期间，Tabbou 先生遭到辱骂、威胁和殴打，包括脸部和腹部遭到击打。政府指出，Tabbou 先生在被拘留期间从未受到虐待，并指出 Tabbou 先生及其律师都未就这些待遇提出申诉。来文方在补充意见中指出，Tabbou 先生在被警方拘留期间遭受殴打，他当着检方的面向一审法院报告了这一情况。当局没有调查这些指称。

84. 工作组认为，来文方提出了足够可信的证据，即 Tabbou 先生在被警方拘留期间遭受了殴打、威胁和辱骂，当局没有对此进行调查，政府没有反驳这些证据。这种待遇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五条、《公约》第七条以及阿尔及利亚加入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 条和第 16 条。工作组将此案移交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特别报告员。

85. 此外，工作组认为，一审法院没有下令调查 Tabbou 先生的申诉，侵犯了他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和《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²⁰ 以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2、第 13 和第 14 条享有的接受独立和公正的法庭审判的权利。检察官还应当按照《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准则 12 规定的保护人的尊严和维护人权的义务，调查 Tabbou 先生的申诉。²¹ 工作组将此案移交法官和律师独立性特别报告员。

¹⁹ A/HRC/30/37, 附件, 原则 9 和准则 8; A/HRC/45/16, 第 53 段。另见 CCPR/C/DZA/CO/4, 第 36(d)段。

²⁰ 第 31/2020 号意见, 第 56 段; 第 61/2020 号意见, 第 88 段。

²¹ 第 63/2020 号意见, 第 42 段。

86. 此外，第一次审判至少被推迟了八次，导致直到 2020 年 12 月 7 日，即 Tabbou 先生被捕约 15 个月后才作出判决。²² 此案尚未最终裁决，因为正在上诉过程中。工作组认为，Tabbou 先生本不应因行使表达自由而受到起诉，他被剥夺了《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寅)项规定的不得无故拖延受审的权利。²³

87. 最后，来文方声称，在第二次诉讼中，Tabbou 先生应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获释。然而，2020 年 3 月 25 日，经上诉，最初的刑期被改为不包括缓刑的 1 年徒刑。Tabbou 先生直到庭审当天上午才被告知上诉日期，他的律师在庭审开始后偶然得知。Tabbou 先生在法官拒绝了他因律师缺席而推迟庭审的请求后晕倒，并被送往医务室。他的律师要求法官推迟庭审，以便他们有时间准备。法院当天晚些时候宣布了裁决，当时 Tabbou 先生在医务室，他的律师因抵制庭审也不在场。来文方还称，档案中没有一审判决书的副本。

88. 政府在答复中回顾，诉讼是在 COVID-19 疫情期间进行的。为了保护被拘留者和运送他们参加庭审的监狱工作人员的健康，法院拒绝不合理的推迟庭审请求是非常重要的。在 Tabbou 先生的案件中，法院认为没有必要推迟上诉庭审，因为被告在场，他的律师从一开始就被告知了案件。政府声称，Tabbou 先生假装患病，以便推迟上诉程序。鉴于诉讼已经开始，法院决定不推迟庭审。根据《刑事诉讼法》，如果被告拒绝再次出庭，法院有权做出判决。政府称，Tabbou 先生的律师出席了上诉庭审。

89. 工作组在审议双方提交的材料后认为，Tabbou 先生的权利在上诉庭审之前和期间受到侵犯。政府未能证明提前足够的时间通知 Tabbou 先生上诉庭审，侵犯了他根据第十四条第三款(丑)项和(卯)项享有的获得充足时间准备辩护、出庭受审和通过他选择的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还被剥夺了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五款享有的寻求上级法庭对其定罪和判决进行复审的权利，因为没有被告知开庭，他的律师缺席，而且他没有获得一审法院的判决书文本。²⁴

90. 工作组得出结论认为，侵犯 Tabbou 先生公正审判权的这些行为情节严重，致使对他的拘留属于第三类任意拘留。

第五类

91. 最后，工作组认为，一些因素表明，Tabbou 先生因表达对阿尔及利亚军队的意见而成为当局的目标，特别是他的第二次逮捕、对他的两次诉讼以及在获释前一天对他的改判，使得最初刑期翻倍。因此，工作组认为，Tabbou 先生被剥夺自由是基于歧视性理由，即基于他的政治意见或其他意见。对 Tabbou 先生的拘留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二条和第七条以及《公约》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二十六条，因此属于第五类任意拘留。

²² 应 Tabbou 先生律师的要求，由于 Tabbou 先生的健康状况和 COVID-19 疫情，该案于 2020 年 4 月 6 日延期，但没有迹象表明其他次庭审为什么被推迟。见工作组第 11 号审议意见(A/HRC/45/16, 附件二)，第 20-21 段。

²³ 第 15/2020 号意见，第 71 段；第 16/2020 号意见，第 77 段。

²⁴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第 49 段；第 83/2019 号意见，第 76 段。

结束语

92. 据来文方称，从 2019 年 9 月到 2020 年 7 月，Tabbou 先生在整个拘留期间被单独监禁，长达九个多月。政府否认这一指称，指出 Tabbou 先生的律师每天都探视他。

93. 工作组回顾指出，长期单独监禁，即连续 15 天以上的单独监禁违反了国际标准，如《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规则 43 至 45。

94. 工作组欢迎该国政府邀请它对阿尔及利亚进行首次访问，以便它能够与阿尔及利亚当局就有关任意剥夺自由的严重关切进行建设性的合作。

处理意见

95. 鉴于上述情况，工作组提出以下意见：

剥夺 Karim Tabbou 的自由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二条、第五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以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子)项和第二十六条，为任意剥夺自由，属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五类。

96. 工作组请阿尔及利亚政府采取必要措施，立即对 Tabbou 先生的情况给予补救，使之符合相关国际规范，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国际规范。

97. 工作组认为，考虑到本案的所有情节，适当的补救办法是根据国际法立即释放 Tabbou 先生，并赋予他可强制执行的获得赔偿和其他补偿的权利。

98. 工作组促请该国政府确保对任意剥夺 Tabbou 先生自由的相关情节进行全面和独立的调查，并对侵犯他权利的责任人采取适当措施。

99. 工作组依照其工作方法第 33 段(a)项，将本案移交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特别报告员以及法官和律师独立性特别报告员，以采取适当行动。

100. 工作组请该国政府利用现有的一切手段尽可能广泛地传播本意见。

后续程序

101. 工作组依照其工作方法第 20 段，请来文方和该国政府提供资料，说明就本意见所作建议采取的后续行动，包括：

(a) Tabbou 先生是否已被释放；如果是，何日获释；

(b) 是否已对侵犯 Tabbou 先生权利的行为开展调查；如果是，调查结果如何；

(c) 是否已按照本意见修订法律或改变做法，使阿尔及利亚的法律和实践符合其国际义务；

(d) 是否已采取其他任何行动落实本意见。

102. 请该国政府向工作组通报在落实本意见所作建议时可能遇到的任何困难，以及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援助，例如是否需要工作组来访。

103. 工作组请来文方和该国政府在本意见转交之日起六个月内提供上述资料。然而，若有与案件有关的新情况引起工作组的注意，工作组保留自行采取后续行动的权利。工作组可通过此种行动，让人权理事会了解工作组建议的落实进展情况，以及任何未采取行动的情况。

104. 工作组回顾指出，人权理事会鼓励各国与工作组合作，请各国考虑工作组的意见，必要时采取适当措施对被任意剥夺自由者的情况给予补救，并将采取的措施通知工作组。²⁵

[2021 年 5 月 4 日通过]

²⁵ 人权理事会第 42/22 号决议，第 3 和第 7 段。